

黃氏白

子愷題



張孟休作

張孟休作

黃昏

一九三零年

東華書屋出版

黃 昏 目 次

上輯：兩般滋味的接吻	1
黃昏	29
青春萌影	50
下輯：幽蘭底疑問	74
橫行的螃蟹	106
校後附記	129

兩般滋味的接吻

劍鳴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夜幕已經籠罩下來了。在一間有點澹的燈光照耀着的樓上，我把自己底被蓋捲打開鋪好，舒服地橫躺在那柔軟的衾被上面，眯着眼睛，有如薰薰微醉後一般的鬆弛的感觸。這時，日間在滬杭綫的火車艙中動蕩着的盈盈笑語，猶在我耳際繚繞；從龍華的紅桃乃至松江一帶的菜花和麥海，一些瀰漫在路旁的新嫩的景色，依然在我底腦

膜上深刻着猶未消散。

今天午後兩點多鐘的當兒，我們底旅行團初由上海運到杭州。我們再到湖濱旗下，雇了隻小船，這小船蕩着西子湖懷裏的清波，直將我們渡到現在所住的郭莊了。

郭莊底佈置很好，剛到這兒我便同着劍鳴把牠底全景約略地賞識了一番。裏邊有廣闊的水池。池上橫有雕欄曲折的橋樑，橋頭有座莊嚴龐大的庭院。橋底中部，也是池底中央，那兒有間清雅的水閣柱立着。你渡過這橋，穿過那玲瓏精巧的山洞，轉變抹角，你可以爬上那座高高地聳起的小亭上去。在那兒，西子湖裏的一片澄清的柔波，蘇堤春曉的景象，都一一展開在你底眼前。

劍鳴非常地眷戀那座小亭的，他一到那兒便接連地讚賞不置。他說，湖中的一切景緻，從亭上望去，似乎特有風趣；在我也這樣覺得。那蘇堤上的一排朦朧的烟柳，在盪漾的湖光中蕩漾着是多麼嫵娜嫵媚啊！劍鳴有些感慨係之地握着我

底手說：

『陶玲，現在我更信明山秀水底影響人底思想感情的偉力了！它能使人底已如死灰般的心中，重有明媚的，溫柔的，歡娛的生命萌發着呢！……』

他底臉上驀地又浮上一層感傷悵惘的色氣。似乎天外飛來了一隻無形的痛苦底箭，這箭深深地穿入他底心窩了！他低微地歎息一聲，仰望着碧浩的長空，緊握着我底手。但他立地竭力地抑制着他底情感，鎮靜着。我也不便滋擾他，再去探問。

『唔，……你底話對的，……從前太史公漫遊名山大川之後，也不是文思都感到更壯麗而開展了麼？……』我信口地說着，說後不覺自己底話有些好笑，劍鳴也勉強地對我微笑起來。

平時我和劍鳴接觸的機會不多，我雖同他相識很久，對於他底性格和經歷我并不深知。但我

素來對於他底聰明和努力是異常欽佩的。他底學問文才的淵博精采都頗是令人驚訝。他底唇邊時常留着一些和藹的笑痕；而他底眼角上却露着一種澀滯的沉默的光波，這和那雙微斜的峻峭的眉梢相配着，儼然於其間有什麼悲怨或憤懣隱藏着，蘊蓄着。所以他底微帶長圓形的臉龐上，偶然會感覺到一些不調和的色調。但我總覺得他臉上充溢着的英俊而和藹的氣氛要多且顯著，很易令人一望而生崇敬的心情。今天在火車上，於我和他底長久的譚話中，知道他年紀不過較我稍長一點，而他却端嚴莊重，有時煞像飽嘗世事甘苦的滋味的成年人，一言一笑都帶着些兒沉思和省慎的意味，却不像我這樣漫不留心地隨便地胡謔和嬉笑。但我和他接觸，又覺得他確是很可親近的朋友。

我們偶然譚到文學上的問題或者關於社會問題的事，我總覺得劍鳴底見解是很高且明確。但是有件事情很令人生疑，劍鳴從來對一切事情都

抱着滿腔熱情勇敢地極積地去做，在近來他底態度却很消沉冷澹，這到底是怎樣一回事呢？——

這次的春遊，本來打算隨便逛逛，和同伴們胡亂地譚譚笑，喫喫東西罷了。而我現在橫躺着，眯着眼睛；雖然同房的和隔壁的同伴們底譚笑的聲音，噪鬧的聲音，尤其是女同伴們底笑聲像打倒水瓶一樣地流瀉着，連牽地送入我底耳膜來，我却毫無興致去和他們周旋玩耍。我祇想等着劍鳴來，因為好奇心驅使和他接近，以探訊他近來態度消沉的緣由；同時，多和他譚論，於自己底思想見解必大有進益的。

剛纔喫晚飯的當兒我便同劍鳴約定在晚上商量明天游玩的路綫的，不知道他現在一溜焉又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喂，懶傢伙！喫了飯就睡覺麼？』討厭的步秦竟以為我睡着了，伸手在我腿上捏了一把；我翻身躍起在他背上給他一個手榴彈，這傢伙哇的一聲便跑到隔壁去了。

劍鳴底被氈依然是捲得好好的呢。我慢慢地替他展開鋪好了，他還沒有回來。我料定他定是到小亭裏去逗留去了。我剛跑下樓去尋他，他却迎面闖來。我埋怨地問：『你是到亭子上去眺望蘇堤的夜景吧？真等得要命！……』他祇默然頷首微微一笑。

『明天怎麼玩呢？』我不能忍耐了，問。

『他們怎麼玩，我們隨他們去好了，我是毫無成見的。』他冷澹地回答了之後，便沉默着，沉默着，不發一言。我覺得十分奇怪，從前飛揚跳躍的劍鳴，什麼事也興致蓬勃，怎麼一旦會這般消沉呢？而我細窺他底眼角似乎有似潤濕。這使我心中也受到暗暗的莫名的悲傷的感染。於是我也沉着，沉默着。

夜很深了，同伴們底歡娛的笑語聲不知飛散到何處去了？祇留下呼呼的斷續的鼾聲於這沉寂的春宵中。劍鳴儘在床上翻來轉去，似乎不能入夢。而我也不知是怎樣地，很久很久也睡不着。

第二天，我們在岳王墳用過了早點，便沿着孤山一帶玩耍。當我們到岳廟去瞻望的時候，劍鳴早早地買了一大串的香珠來掛在項上，他微笑地問我：

『看，像個出家人嗎？』

『滿像的，若配上一個漂亮的道姑，那纔是絕妙的一對哪！』

『不，陶玲，不是說笑；出家人也自有他底幽逸的人生的。』——這話我也相當地承認，要是人到中年以後再到這兒出家，却也是辦法。那些建築在湖濱的莊嚴秀麗而清雅的廟宇，委實有的比一般別莊別墅更來得闊綽，那真是優美的皇宮，象牙的寶塔，於其間的華貴的生活，恐怕不讓於當今的顯宦巨賈底舒服吧？這般樣的貴族的出家人，誰又不樂而為呢？但我知道劍鳴定然不是這種意思的。他是受過新思潮洗禮的進步的青年，一嚮揚着反抗舊社會的旗幟，做一切的宗教底和舊禮教底叛徒的！他何以一旦會發出這宗教

底哲學者底論調，違悖着自己底理想呢？難道，他底熱烈的心舟偶然碰到了什麼寒冽的冰山上或者沉到什麼陰黯的深海底了吧？否則他何以忽然會衰頹得像個病弱的老人一樣呢？

經蘇小小墓，渡過西冷橋，便到秋俠女底墓前了。我同劍鳴譚着秋女士底豪俠悲壯的軼事，頓時胸膈填滿着崇高豪邁的氣燄。劍鳴也嚴肅地這樣說：

『我們底靈魂，在秋女士底白骨前面，能夠不慙愧乃至戰慄麼？我們應得對她虔誠地致哀悼和崇敬的敬禮哩！』

我們肅然對着秋女士底墳墓致敬。同時我對劍鳴說：『劍鳴，我願你把你意念中的頸項上的香珠取下來吧！與其掛着香珠，做個超脫自己的出家人，毋寧拾着炸彈，做個爲社會犧牲的英勇的鬼啊！』

『唔……』劍鳴底精神振作了許多，他底眉尖飛躍出縷縷的悲壯而興奮的表情。這時，我

同劍鳴底魂靈已經不在低濕的湖濱，早已衝入那高聳的寶叔塔底尖端，巍巍的南北高峯底頂上的雲層裏去飛舞了！

在平湖秋月那兒買了幾盒藕粉，我們轉到放鶴亭了。放鶴亭前面的一座絳色的木橋，令人一望而聯想起中國古畫裏的工筆的宮院畫圖的情調來。劍鳴稱讚這兒真是一部絕妙的亭橋臺榭的畫譜，他對於繪事曾精心研究過一番的。可惜我對於繪事全然不懂，雖則我愛好圖畫的興趣也同愛好美景的情致一般的濃厚。

我覺得非常高興，現在劍鳴底精神似乎是開展而愉快了。下午我們划船游湖，他同着我們歡笑玩耍得非常起勁的。他得意地拍着我底肩說：

『陶玲，這次的春遊真令我感到十分的歡娛！這西湖的景色底清新，滌蕩淨了我灰頹衰病的情懷，而重新喚醒了我雄壯英勇的熱烈的心靈了！』

明天要爬南高峯并遊九溪十八澗諸地，路程

很遠，須早些兒動身；所以我們晚上很早地就睡了。但有許多同伴似乎不高興睡早了，他們有的敲着波波的木魚，有的哼着婉轉的歌曲，有的放大喉嚨祇顧高譚闊論……像茶肆酒館一般地喧嘩着。步秦底聲音特別大，真鬧得討厭不過！假若他站在我順手邊，我要叫他當心着背上喫手榴彈。

劍鳴却已安靜地睡着了。而我在這喧嘩聲中，不知何時也步入了甜密的睡鄉。

南高峯到底有什麼好玩呢？那連綿的山坡真令人爬得討厭。不過你在平坦的滬上逗留久了，偶然登到峯頂去俯首四顧，會使你有『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的豪快的感覺。

還是九溪十八澗別有幽趣，那兒兩岸都屏立着雄壯的高山，山上遍長着杜鵑花，紅紫紛披，艷麗奪目。山麓多種着青茶，不時可以看見二三個採茶的姑娘，攜着竹籃，在茶樹叢中出沒。山間則瀉着涓涓的清流，曲折縈迴，奏着琤琮的樂

音。走倦了的時候，坐在溪邊的石堆上，嗅着涼爽的水香；這清快的氣味能沁人心脾。我禁不住把鞋襪解除了，雙腳輕輕地浸入清涼的溪中去。啊，一縷冷悠悠的寒氣，舒服地立刻由踵傳至頂上，一身的熱悶疲勞恍然全被它衝散得無影無蹤了。我不忍獨樂，於是慫恿起對岸石堆上的游伴們也來試試；俄頃間男男女女的有五六雙腳泡在溪中。這時劍鳴却爬到山腰去了，他坐在一顆石包上，手裏似乎在寫什麼東西。他平時愛寫小詩，大概他底詩興又發了吧？我沒有去驚擾他。祇同洗腳的同伴們拂着水玩。那瓊漿玉液一般的清流，真令人眷戀而難忍離去呢！我很想貢獻點意見給劍鳴說：

『詩人，下來吧！在這清潔的溪流裏，你可以掬起些清幽的詩意和鏗鏘的詩句喲！』

直至回到郭莊了，我底身心猶覺在九溪十八澗中勾留着一樣。

黃昏的時候，空隙掛着一彎新月，灑着澹澹

的光輝。這時已經喫過晚飯了。我同劍鳴坐在臥龍橋底欄杆上賞玩西湖底晚景。橋在郭莊附近。橋下時有滿戴着鄉人的歸舟渡過，發着疲倦的夕沙的蕩槳的聲音。

突然，撫今和澤如倆跑了攏來，約我們今晚划船游湖。這真是正中下懷。這般澹月疎星輝映着的春宵，倒在盈盈的柔波底懷中蕩漾，是多麼瀟灑而有情趣啊！我立地欣諾他們，劍鳴也十分同意。我們於是在蒼茫的暮色中迤邐地向着岳墳走去。原因是到岳墳方雇得着遊船。

『撫今！豈有此理！去划船也不約我一聲呀……』步秦氣喘喘地從後面追來。這傢伙真討厭，不消說今晚划船有了他不免又多一個累贅。但看他那種慌張的滑稽的態度，又覺得好笑起來。這兒我要佩服劍鳴底寬大爲懷了，他哼着說：

『好！歡迎，歡迎！你來定使我們更有趣味嘛！』

我們在岳墳沽了一瓶酒，又買了一些凍肉啦

，蛋啦，瓜子啦…………捲成了幾大包攜上船去
○游船輕將我們向湖心移動，而我們在船上的宴席已經展開了。

夜裏的西湖很幽靜，湖中的船極為稀少。游船穿出了跨虹橋，但見湖濱路一帶的輝煌的燈影，照耀着全湖的青蒼的波瀾。中天的一鉤新月，祇放着澹澹的微光。這時微風輕輕拂來，令人感着稀微的春寒意味。

沈默中，步秦開了酒瓶，喝了兩口，似乎他底喉嚨已經潤濕了。他嬉皮笑臉地嘵明起來：

『咳，今晚的酒也好，景色也好；祇是船上一個女人也沒有，未免美中不足！』

『既然如此，你怎麼不把你底愛人攜來？我們也可以借借光啦。』撫今底嘴素來是很刻薄的。

澤如又來湊上幾句；『老實說，有女的來更比你還要麻煩討厭，像我們現在這樣灑灑落落地玩還不安意嗎？』

步秦觸了一鼻子的霍灰，不開腔了，祇維維

地嚼着瓜子出氣。

我覺得今晚美中不足的，是我們一種樂器也不曾帶來。要是在這沉靜幽美的湖心，澹澹的月光下，彈幾曲聲音浪蕩浪蕩地顫抖着的月琴，或者吹幾調聲音纏綿悱惻的如泣如訴的洞簫，或者吹奏起那婉轉嬌啼的口琴……………這將怎樣令人心蕩神怡啊？要是這些小玩藝兒，月琴，簫，口琴……………有得一種，便可以要劍鳴奏幾曲甜美的樂歌給我們助興的。

船兒過了湖心亭，漸漸移近三潭映月了。撫今和澤如似乎已有幾分醉意，他兩用着愉快的喉音低聲哼唱着。步秦却悄悄地爬到船頭去搖弄着小槳。湖水從船邊擦過，簌簌有聲。

劍鳴低吟着：『伏在西子底懷裏，慢把良夜銷磨；月明照我，春水微波……………』

我輕撫着劍鳴底肩說：『是的，劍鳴！你遊玩着也覺得很快慰的吧？像這樣清幽雅澹的享受，人生能得幾回呢？』